

陰符經疏
陰符經略
陰符經解

陰符經考異
陰符經解



60785

Z₁₂₁ 陰

1
:0535 符

經

疏

李
筌
疏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陰符經疏（及其他四種）

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

統一書號：ISBN7—101—00894—1/K·367

陰符經疏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金壺
及珠叢別錄皆收有此書兩本
一式珠叢殆即墨海之殘帙故
據墨海本排印又兩本前皆冠
以提要一則其實爲陰符經解
提要非此疏提要故不錄

原序

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。常歷名山。博采方術。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。得陰符。本絹素書。朱漆軸。以絳繒緘之。封云。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。上清道士寇謙之。藏諸名山。用傳同好。其本糜爛。應手灰滅。筌略抄記。雖誦在口。竟不能曉其義理。因入秦。至驪山下。逢一老母。鬢髻當頂。餘髮倒垂。弊衣扶杖。路旁見遺火燒樹。自語曰。火生於木。禍發必尅。筌驚而問之曰。此是黃帝陰符上文。母何得而言。母曰。吾受此符三元六甲周甲子矣。謹按太一遁甲經云。一元六十歲。行一甲子。三元行一百八十歲。三甲子爲一周。六周積算一千八十歲。年少從何而知。筌稽首再拜。具告得處。母笑曰。年少類類貫於生門。命輪齊於月角。血腦未滅。心影不偏。性賢而好法。神勇而樂智。是吾弟子也。然五十六年。當有大厄。因出丹書符。冠杖端刺筌口。令跪而吞之。曰。天地相保。乃坐樹下。說陰符元義。言竟。誠筌曰。黃帝陰符三百言。百言演道。百言演法。百言演術。參演其三。混而爲一。聖賢智愚。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。上有神仙抱一之道。中有富國安人之法。下有強兵戰勝之術。聖人學之得其道。賢人學之得其法。智人學之得其術。小人學之受其殃。識分不同也。皆內出於天機。外合於人事。若巨海之朝百谷。止水之含萬象。其機張包宇宙。括九夷。不足以爲大。其機彌隱微塵。納芥子。不足以爲小。觀其精微。黃庭八景。不足以爲學。察其至要。經傳子史。不足以爲文。任其巧智。孫吳韓白。不足以爲奇。是以動植之性。成敗之數。死生之理。無非機者。一名黃帝天機之

書九竅四肢不具。慳貪愚癡風癩狂誑者。並不得聞。如傳同好。必清齋三日。不擇卑幼。但有本者爲師。不得以富貴爲重。貧賤爲輕。違者奪二十紀。河圖洛書云。黃帝曰。聖人生。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紀。主一歲。若有過。司命輒奪算。算盡奪紀。紀盡則身死。有功德。司命輒與算。算得與紀。紀得則身不死。長生矣。每年七月七日。寫一卷。藏諸名山巖石間。得算一千二百。本命日誦七遍。令人多智慧。益心機。去邪魅。銷災害。出三尸。下九蟲。所以聖人藏之金匱。不妄傳也。母語畢。日已晡矣。曰。吾有麥飯。相與爲食。因袖中出一瓠。令筌取水。筌往谷中盛水。其瓠忽重可百餘斤。力不能制。便沈於泉。隨覓不得。久而却來。已失母所在。唯留麥飯一升。筌悲泣號訴。至夕不復見。筌乃食麥飯而歸。漸覺不飢。至令能數日不食。亦能一日數食。氣力自倍。筌所注陰符。並依驪山母所說。非筌自能。後來同好。敬爾天機。無妄傳也。

陰符經疏卷上

釋題。陰、闇也。符合也。天機闇合於行事之機。故曰陰符。

唐李筌疏 清張海鵬校

神仙抱一演道章

觀天之道。執天之行。盡矣。

但觀天道而理。執天之道。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。

疏曰。天者。陰陽之總名也。陽之精炁輕清。上浮爲天。陰之精炁重濁。下沉爲地。相連而不相離。故列子禦寇謂杞國人曰。天積炁耳。地積塊耳。自地已上。則皆天也。子終日行於天。奈何憂乎天崩。故知天地則陰陽之二炁。炁中有子。名曰五行。五行者。天地陰陽之用也。萬物從而生焉。萬物則五行之子也。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。執天五炁而行。則輿廢可知。生死可察。除此外無可觀執。故言盡矣。

天有五賊。見之者昌。五賊在心。施行于天。宇宙在乎手。萬物生乎身。

天生五行。謂之五賊。使人用心觀執。奉天而行。則宇宙在乎掌中。萬物生乎身上矣。

疏曰。五賊者。五行之炁也。則金木水火土焉。太公注云。聖人爲之五賊。天下爲之五德。人食五味而死。無有死而棄之者。此五賊之義。所言賊者。害也。逆之不順。則與人生害。故曰賊也。此言陰陽之中。包含

五炁。故云天有五賊。五者在天爲五星。在地爲五嶽。在位爲五方。在物爲五色。在聲爲五音。在食爲五味。在人爲五臟。在道爲五德。不善用之則爲賊。又賊者五行更相制伏。遞爲生殺。晝夜不停。亦能盜竊人之生死。萬物成敗。故言賊也。見之者昌。何也。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。審陰陽興廢之源。則而行之。此爲見也。如人審五賊。善能明之。則爲福德之昌盛也。又人能知五賊藏者。何也。在其心。故曰五賊在心。心既知之。故使人用心觀執五炁而行。觀逆順而不差。合天機而不失。則宇宙在乎掌中。萬物生乎身上。如此則吉無不利。與道同遊。豈不爲昌乎。在仕宦之道。執仁義禮智信。則富貴榮華。豈不爲昌乎。在軍旅之道。明五行逆順。則戰取必勝。豈不爲昌乎。故曰見之者昌也。但因此五行相生而用之。則爲道德。合於陽也。相剋之道。用之則爲賊害。合於陰也。故三教大師皆用理。世所立經教。只言修善而稱道德。不令修惡。而稱賊害也。故知善修道德者。道也。是陽之主也。陰惡賊害者。魔也。是陰之精。除此之外。百萬經教。虛廣故也。故宣尼云。一言以蔽之。曰思無邪。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其不善者而改之。此則至道也。何必廣談修習。歟。合道之體。不出此門。能知天地陰陽成敗之元者。皆在陰符首章。而盡理矣。世人見文少而言近。自不閑其要妙。亦何在三教經書。廣博所陳也。故驪山母云。觀其精理。黃庭八景。不足以爲學。察其至要。經傳子史。不足以爲文。任其巧智。孫吳韓白。不足以爲奇。此之義也。

天性人也。人心機也。立天之道。以定人也。

言以立天。定人在乎五賊。

疏曰。夫人心主魂之官。身爲神之府也。將欲施行五賊者。莫尙乎心。故心能之士。有所圖必合天道。此則宇宙雖廣。觀覽只在手中。萬物雖多。生殺不出於術內。故曰。心正可以辟邪也。

天發殺機。龍蛇起陸。人發殺機。天地反覆。天人合發。萬變定基。

天發殺機。公道也。人發殺機。私情也。龍蛇成公道而震。私情紊亂天地而反覆。天人俱合於公道。則千變萬化。無不定矣。

疏曰。天含五炁。遞爲生殺。自然有之。天道生殺。皆合其機。宜不安發動。陰陽改變。時代遷謝。去故就新。此天發殺機。皆至公也。乘天威殺之機。或龍或蛇。沈隱之類。皆能震起於陵陸。順天應時。暢達於其間。爲乘天之機。不失其宜也。人發殺機。天地反覆者。人是五行之子。須順五炁之生殺。任陰陽之陶運。何得擅自與其生殺乎。至如世間之法。殺人者死。殺生者罪。何也。爲非天之合殺。彼人奈何殺之乎。盲人不合妄動殺機也。至如奸臣逆節。違背天道。反叛君親。恣行凶惡。損害於世。擅行屠戮。妄動殺機者。同翻天作地。覆地作天。如此之大亂。爲逆天之大禍。是名天地反覆。此則人怨神怒。天將誅之人。共殺之。俱合其殺機。是名天人合發。萬變定基。則叛討逆。順天行誅。皆合天殺之機。宜愜至公之正道。則萬物咸伏。無敢妄動。名曰定基。君臣之道。貴其公正。若能動用合其天機。應運同其天道。此則人安其心。物安其體。五行安其位。嶽瀆安其靈。上施道德。下行仁義。災害不生。禍亂不作。天人靜默。名曰定基。性有巧拙。可以伏藏。

人之巧拙不可顯露。慎之擇善。無令患生也。

疏曰。人懷性智。巧拙賢愚。悉共有之。但少而言之。人有少巧智辯慧。便馳騁顯露。不料得失。顯招其咎者。何也。爲不能隱密。不自誠慎。以致傾敗耳。故道德經云。大辯若訥。大巧若拙。其言隱密也。易曰。君不密則失臣。臣不密則失身。機事不密則害成。此之謂也。可以伏藏者。賢人君子。縱有巧智辯慧之性。博學多聞之才。動靜合其機宜。可不爲巧乎。常能隱伏藏匿。巨細用之。恐被嫉佞讒毀。反招其咎耳。況愚拙之人。自率於心。造次輿動。不自藏隱。立招禍患。賢人養道育德。巧拙之性俱隱伏於身心。然後內觀正性。外視邪淫。善則行之。不善則捨之。修身鍊行而成聖人。外人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。皆謂我天然賢聖。不知我修而致之。故曰伏藏也。

九竅之邪在乎三要。可以動靜。

言人九竅俱邪。皆能生患。在於要者。耳目口也。切使誠慎。无令禍生。

疏曰。南華云。人有百骸。九竅五臟。體而存之。人稟五炁而成形。頭圓足方。四肢五臟。三魂七魄。遞生邪正。互爲君臣。在身通流運動者。九竅也。邪正禍福之急者。在三要焉。卽耳目口也。故道德經云。五色令人目盲。五音令人耳聾。五味令人口爽是也。道德之士。眼不視邪色。耳不聽邪聲。口不談邪事。所以正事則視聽言談之。此名動也。涉其邪妄。悉不將心視聽言說。此名靜也。宜尼云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此名動也。擇其不善者而改之。此名靜也。孝經云。言滿天下無口過。行滿天下無怨惡者。所緣身心靜正而

無邪惡。以致此也。但遇善即動。逢邪即靜。此則身無禍患。皆在耳目口之防慎。故云。在乎三要。耳可以動。可以靜也。

火生於木。禍發必剋。姦生於國。時動必潰。知之修鍊。謂之聖人。

姦火喻人之性。木國喻人之身。使人治國安身。而令姦火不發。然後修身鍊行。以成聖人。

疏曰。此一科言聖意。興其喻也。爲上文九邪三要動靜之宜。切令戒慎。恐未能窮理盡性。故興此火木姦國爲喻。喻殷勤修鍊。以成聖人。木中有火者。喻人中有邪惡之性。五毒之火也。太公注云。廣成子以爲積火焚五毒。故知火者。猛烈之炁。書云。火炎崑岡。玉石俱焚矣。木中藏火。慎勿鑽研。火發則木焚矣。身中邪毒。忽縱恣之。則萬善俱滅。其身潰矣。姦生於國。時動必潰者。凡有國則有姦臣賊子。包藏害心。思圖篡奪。苟欲富貴。如此之類。不一。皆潛藏國中。人君不可知之。但君懷道德。臣効忠貞。時自雍和。天下寧泰。姦人徒有其心。無由妄敢興動。皆候其時合動。安得君道失。臣道喪。兵水旱蝗。徵斂苛刻。人心變易。思亂怨上。當此之代。萬物皆有亂心。何況懷姦之人乎。又姦者不一。乘此墮敗之時。則諸姦競發。其國得不潰乎。此喻上之九竅三要。巧拙動靜也。言人有道德定慧。隱伏身心之中。諸邪淫穢。亦不能興耳。若邪競發。則身潰矣。故以姦火藏於木國。以喻邪正伏於身心。此唯賢哲之士。通詳其文。曉達明悟。精念至道。去惡存善。是名知之修鍊。謂之聖人。故曰。上有神仙抱一之道。黃帝得之以登靈天。湯武得之以王天下。驪山母云。聖人學之。得其道爲順天時。則內懷道德。外任賢良。知之修鍊。而成聖人。

是得其道以昇雲天。黃帝是也。賢人學之得其法。爲依五行之善正。不違天時。不逆地理。不傷財。不害物。富國安人。身爲賢明。乃得其法。道德之君。堯舜是也。智人學之得其術。爲用天之道。分地之利。謹身節用。以養父母。仁。義。禮。智。信。忠。孝。君親貞廉不失。保其祿位。是其術。賢臣夔龍。伊尹是也。小人學之得其殃。爲將天道之炁。不習善之用。以智巧辯慧之性。專事三反。晝夜煩兵黷武。陰謀屠害。苟求奢榮。傾奪於世。雖暫富貴。不思禍之將至。反招敗亡。延及後世。是得其殃也。祿山。思明。篡逆悖亂之臣是也。聖母又言。此文深奧。若巨海之朝百谷。含宏萬象。妙義靈也。

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。使人明陰陽之道。察興廢之理。動用其機宜。然後修身鍊行。以成聖人。故曰。上有神仙抱一之道。 讚曰。

天道應運。陰陽至神。察其機要。存亡在身。悟者爲正。迷則非真。知之修鍊。謂之聖人。

陰符經疏卷中

富國安人演法章

天地萬物之盜。海圖案·別本篇首·有天
生天殺道之理也八字。

天覆地載。萬物潛生。沖炁暗滋。故曰盜也。

疏曰。天地者。陰陽也。陰陽二字。泊乎五行。其成其七。此外更改於物。則何感之甚矣。言天地萬物。胎卵濕化。百穀草木。悉承此七炁而生長。從无形至於有形。潛生覆育。以成其體。如行竊盜。不覺不知。天地亦潛與其炁。應用无窮。萬物私納其覆育。各獲其安。故曰。天地萬物之盜。

萬物人之盜。

萬物盜天而長生。人盜萬物以資身。若知分合宜。亦自然之理。

疏曰。人與禽獸草木。俱稟陰陽而生。人之最靈。位處中宮。心懷智度。能反照自性。窮達本始。明會陰陽。五行之炁。則而用之。周易六十四卦六十甲子是也。故上文云見之昌也。人於七炁之中。所有生成之物。悉能潛取以資養其身。故言盜則田蠶五穀之類是也。列子曰。齊有國氏。大富。云吾善爲盜矣。天有時。地有利。吾盜天地之時。利雨澤之滂潤。吾陸盜禽獸。水盜魚鱉。吾始爲盜。一年而給。二年而足。三年大穰。自此以後。施及州閭。吾盜天地而无殃咎。若人盜人之金帛。奈何無辜乎。萬物盜天地以生成。國

氏盜萬物以資身。但知分合宜。亦自然之理。此萬物人之盜也。

人萬物之盜也。三盜既宜。三才既安。

既盡也。三盜盡合其宜。則三才盡安其任。

疏曰。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。以充榮祿富貴。殊不知萬物反能盜人。以生禍患。言上來三義。更相爲盜者。亦自然之理。凡此相盜。其中皆須有道。愜其宜則吉。乖其理則凶。故列子言盜亦有道乎。何適其無道也。見室中之藏。聖也。知可否。智也。入先。勇也。出後。義也。分均。仁也。人無此五德。而能行盜者。未之有也。此盜中之道也。向於三盜之中。皆須有道。令盡合其宜。則三才不差。盡安其任矣。皆不令越分傷性。以生禍患者也。

故曰。食其時。百骸理。動其機。萬化安。

言人飲食不失其時。則身無患咎。與動合其機宜。則萬化皆安矣。

疏曰。言人理性命者。皆須飲食滋味也。故左傳曰。味與道烝。烝以實志。滋形潤神。必歸飲食。黃帝曰。人服飲食。必先五味。五肉。五菜。五果。皆須調候得所。量體而進。熱則益人。生則傷臟。此食時之義也。故使飲食不失其時。滋味不越其宜。適其中道。不令乖分傷性。則四肢調暢。五臟安和。無諸疾病。長壽保終。豈不爲百骸理乎。故亢倉子曰。冬飽則身溫。夏飽則身涼。溫涼時適。則人無疾疢。疫癘不行。得終其天年。故曰。穀者。人之天也。天所以興王務農。王不務農。是棄人也。人既棄之。將何有國哉。但三盜既合其

宜。三才盡安其任。此皆合自然之理。然後須明君賢臣。調御於世。乘此既宜。盡安之時。當須法令平正。用賢使能。仁及昆蟲。化被草木。舉頭皆合於天道之機宜。則陰陽順時。寰宇清泰。使萬民之類。皆獲其安寧。此則動其機而萬化安。故云。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。

人知其神而

海國案。別本有本作之。

神不知不神

別本有之字。

所以神也。

陰陽生萬物。人謂之神。不知有至道靜默而不神。能生萬物。陰陽爲至神矣。

疏曰。神者。妙而不測也。易曰。陰陽不測謂之神。人但見萬物從陰陽日月而生。謂之曰神。殊不知陰陽日月。從不神而生焉。不神者何也。至道也。言至道虛靜寂然而不神。此不神之中。能生日月陰陽。三才萬物。種種滋榮。而獲安暢。皆從至道虛靜中來。此乃不神之中。而有神矣。其理明矣。飲食修鍊之士。明悟無爲不神之理。反照正性。而修無爲之業。存思守一。反朴還淳。歸無爲之道。元之又元。方證寂默而不神。此則不神而能至神。故曰明矣。

日月有數。大小有定。聖功生焉。神明出焉。

日月運轉。不差度數。大小有定。方顯聖功之力生焉。神明之功出焉。

疏曰。日月者。陰陽之精炁也。六合之內。爲至道也。日月度數大小。律歷之所辯。咸有定分。運轉不差。故云。日月有數。大小有定。聖功生焉者。六合之內。賴此日月照燭。陰陽運行。而生成萬物。有動植功力。微妙至於聖。故曰。聖功生焉。神明出焉者。陰陽不測之謂神。日月品朗之謂明。言陰陽之神。日月至明。故

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生。有從无出。有功用顯著。故曰神明出焉。又言世間萬物皆稟此聖功而生。大之與小。咸有定分。不相遠越。則小不羨大。大不輕小。故莊子言鵬鷃各自逍遙。不相續羨。此大小有定之義。又言上至王侯。下至黎庶。各有定分。不相傾奪。上下和睦。歲稔時雍。名曰太平。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。

其盜機也。天下莫不能見。莫不能知。君子得之固躬。小人得之輕命。海鵬案。別本無兩不字。

盜機深妙。易見難知。君子知積善之機。乃能固躬。小人務榮辱之機。而輕命也。

疏曰。盜機者。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。假如國氏盜天。而獲富人。皆見種植之機。不知其所獲之深理。何名爲盜機。緣己之先无。知彼之先有。暗設計謀。而動其機數。不知不覺。竊盜將來。以潤其己。名曰盜機。言天下之人。咸共見此盜機。而莫能知其深理。設有智者。小人君子所見不同。君子則知固躬之機。小人則知輕命之機。固躬之機者。君子知至道之中。包含萬善。所求必致。如響應聲。但設其善計。暗默修行。動其習善之機。與道契合。乃致守一存思。精心念習。竊其深妙。以滋其性。或盜神水華池。玉英金液。以致神仙。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。修鍊以成聖人。故曰君子得之固躬矣。小人得之輕命者。但務營求金帛。不憚劬勞。或修才學武藝。不辭疲瘁。飾情巧智。以求世上浮榮之機。或榮華寵辱。或軍旅傾敗。貪婪損己。或耽財好色。雖暫得浮榮。終不免於患咎。蓋爲不知其妙道之機。以致於此。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。

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二言。皆使人取捨合其機宜。明察神明之道。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。故曰。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。讚曰。

天地萬物。陰陽四時。更相爲盜。貴合天機。聖功神明。非賢莫知。固躬輕命。審察其宜。